

百 家 园

浅谈古代健脑方用药及配伍规律

如何延缓大脑衰老,保持良好的思维和记忆能力,历来是人们关心的问题。中医药学在千百年的临床实践中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创制了许多健脑方剂。然而这类方剂散见于古代医籍中,至今尚缺乏系统的整理研究。笔者在查阅数万首古方基础上,筛选出功用记载明确、流传较广的方剂42首,就其用药规律和配伍方法,作一初步探讨。

42首方均具有“聪明益智”、“强记助神”等功效。选自《千金要方》7首,《医心方》3首,《太平圣惠方》5首,《圣济总录》12首,《古今医统大全》3首,《辨证录》5首;《养老奉亲书》《鸡峰普济方》《杨氏家藏方》《丹溪心法》《医便》《证治宝鉴》《类证治裁》各1首。42首方共用药68种,其中使用5方以上的药物有22种。其归经主要为心与肾经,前者出现频度为后者的1.6倍。从其功效看,安神类有朱砂、龙骨、酸枣仁、柏子仁、远志、茯苓(神)、五味子;补气类有人参、黄芪、山药、白术、甘草;补血类有当归、地黄、丹参;补阴类有天冬、麦冬、山茱萸、枸杞子、龟板;补阳类有巴戟天、肉苁蓉、杜仲、续断、菟丝子。此外,还有菖蒲、附子、桂心、地骨皮、黄连、玄参、桔梗、白芥子等。这些药物中使用次数最多的是远志(34方),以下依次为菖蒲(29方),人参、茯苓(27方),茯神(12方),麦冬(11方),天门冬、熟地黄(10方),柏子仁、桂心(9方),龙骨、酸枣仁、五味子、干地黄(8方),菟丝子、山药(7方),朱砂、丹参(6方),地骨皮、当归、巴戟、杜仲(6方)。

在健脑类方中,《千金方》的开心散(远志、菖蒲、人参、茯苓)是出现最早的方剂之一,在42方中有17方采用。《太平圣惠方》指出:“心者,精神之本,意智之根,常欲清虚,不欲昏昧。昏昧则气浊,气浊则神乱,心神乱则血脉不荣,气血俱虚,精神离散,恒多忧虑,耳目不聪,故令人心智不利而健忘也”。可以看出,健忘等脑力下降的关键在于气浊、神乱、心虚。故此方用远志化痰安神,菖蒲豁痰利窍,人参与茯苓补气养心安神。这种化浊以通心窍,补益以助心气的配伍特点,可以说是健脑类方的基本组方之法。

此外,古代医家认为记忆力减退还与肾虚、血虚、阳衰、火旺等因素有关,故常配用相应治法。如《千金要方》的养命开心益智方等多配用熟地黄、山茱萸、菟丝子、肉苁蓉、怀山药、巴戟天、杜仲等补肾益精;《古今医统大全》的读书丸、《证治宝鉴》的益明大智丸等则配用

当归、丹参、熟地等补血养心;《千金要方》的菖蒲益智丸等则配用附子、桂心温通心阳;《圣济总录》的远志散等多配用黄连、牛黄、熊胆、玄参等清心泻火。

此42方中出现的许多药物,在古代本草类著作中已明确记载其有“增智”、“强志”、“益智”、“多记事”等健脑作用,如远志、菖蒲、人参、茯苓、地黄、杜仲、怀山药、巴戟天、柏子仁、木香、龟甲、龙眼肉、芡实等。其中有些药物还具有“轻身延年”抗衰老功效,提示我们在研究、应用、创新健脑类方时,不可忽视整体机能的调节对增强脑力的重要意义。

南京中医学院(江苏210029) 史欣德

“易怒”病机辨

“怒”是人类的神志活动反映出来的一种特定的情绪表现。鉴于近年来出版的高等中医药院校统编教材对“易怒”的解释颇存殊异,故有必要加以辨析如次。

1 问题的由来 远在《内经》中,即有不少篇章从肝论怒,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谓“人有五脏化五气,以生喜怒悲忧恐”,“在天为风,在地为木,在体为筋,在脏为肝”,“在志为怒,怒伤肝”;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称“肝病者,两胁下痛引少腹,令人善怒”;《灵枢·本神》云“肝气虚则恐,实则怒”,这里将正常的神志活动引伸为异常的致病因素和临床见症,并就易怒之病机作了原则性归纳,但却未能明确地称其为七情之一,同时也不可能点明易怒与肝之疏泄功能的关系。直到南宋·陈言所著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·三因论》,始宗《灵枢·本神》有关经文而将它列为七情之一,即所谓“七情者,喜怒忧思悲恐惊,是也”,且称“七情,人之常性,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,外形于肢体,为内所因”,陈氏未能就具体脏腑分论七情及其病机,然若参合前引《内经》经文,则不难断“易怒”为肝气郁发使然,迨至元·朱震亨所著《格致余论》遥承《内经》所论肝之特性而倡导“司疏泄者,肝也”之新说,并旋即为后世医家广泛引用,以致多循并未涉怒的此说而引出了“易怒”为肝气失于疏泄之见解,然又不乏“易怒”为肝气疏泄太过之认识,甚或两说并存。这便是导致现行教材出现歧见的缘由。

2 歧见之归述 综合中医专业有关统编教材在此问题上的歧见不外下述三说:一为肝气郁结说,此说见于五版《中医诊断学》与《中医内科学》,前者如在“辨证”篇“脏腑辨证”中列有“情志抑郁易怒”之见症,后者唯在“总论”篇的“肝气郁结”实证中称“易怒”为其可见之症。二为肝火上炎说,此说仍主要见于《中医诊断学》与

《中医内科学》，如前者，即前述同篇同节“肝火上炎”热证的临床表现中列有“急躁易怒”之见症，后者则分别将“狂怒”与“易怒”列为“肝火上炎”、“气郁化火”实证的主要见症。三为肝阳升动太过说，此说主要见于《中医基础理论》，如其中“藏象”篇中即谓“肝的阴血不足，肝的阳气升泄太过，则稍有刺激，即易发怒。与此相承，则在“病机”篇称“急躁易怒”系因“肝为刚脏，主动主升，肝的阳气升动太过”所致。

3 辨析及依据 上述三说，孰是孰非，莫衷一是，实则各有所是，各有所偏，或道怒前，或云怒中，或言怒后。证之以临床实际，易怒主要见于甲状腺机能亢进症、更年期综合征、经前期紧张综合征、高血压病及某些神经衰弱与精神分裂症等，根据上列疾病出现易怒时的状态及其前因后果分析之，不难发现上述三说的出现频次各有差异，那就是当以肝阳升动太过为主，肝火上炎为次，肝气郁结再次，其具体依据主要有如下三点：一为易怒时均呈亢奋之势，正如《中医基础理论·藏象》谓“怒是人们在情绪激动时的一种情志变化”，更何况怒为肝之志，肝为将军之官，“其用曲直”，“其政发散”，再结合《杂病源流犀烛》曾指出“治怒为难，惟平肝可以治怒，此医家治怒之法也”，这都充分地说明了易怒的主要病机当责之以肝阳升动太过。二为易怒者的体质与诱因，众所周知，肝为体阴用阳之脏，易怒当为阳亢用甚之征，阳亢者势必伴有肝阴不足，肝火上炎，此即所谓“阴出之阳则怒”（《素问·宣明五气论》），唯肝火上炎或可能因于郁久耗阴化燥使然，即便如此，也必遇突然外来刺激所诱发。三为易怒的后果，《内经》早就明谓“怒则气上”、“气逆”（《素问·举痛论》），“怒则肝气乘矣”（《素问·玉机真脏论》），可见怒后即因气机乖乱，或上扰清阳，或横逆中土，终必耗气损血，待至复怒之时，即已酿成肝阴不足之体，以致或为肝火上炎，或为肝阳升动。

4 立法与遣方 通过上述辨析，可见治怒无疑当以平潜肝阳为第一要法，次则遵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为肝病所定“肝苦急，急食甘以缓之”，“肝欲散，急食辛以散之，用辛补之，酸泻之”的基本治则而主以酸泻甘缓之剂，或可据情而伍以辛散之品，如选钩藤饮、一贯煎、丹栀逍遥散等作为其基本方，并随证灵活加减，唯须慎用单纯辛散的逍遥散、柴胡疏肝散等方。

安徽中医学院（安徽 230038） 沈定余 张笑平

清热除湿亦能举陷固脱

脏器下垂，临床上多归咎于中气下陷或肾虚不固，而常采用益气补肾，举陷固脱之法。然而亦有不少病例，必须清热除湿方能奏效，现举两病例于后。

1 阴挺下脱案

李某，女，70岁，家庭妇女。1987年8月3日初诊。

主诉：直肠脱出1年余，并见子宫脱出10余天。病员24年前末次足月生产时，会阴部撕伤，院方嘱孩子断奶后手术治疗，后因无特殊不适，未遵医嘱。1年多前，常因大便干结而直肠脱出，但可回纳，未治。10多天前，直肠脱出并见子宫脱出，二者均不能自行回缩，手法复位亦无济于事。脱出物烧灼坠痛，痛苦不堪。纳差，口干苦，睑缘红，目哆多，大便干结逼急，尿黄灼痛，舌红、苔黄腻，脉滑数。外阴情况：子宫Ⅲ度脱垂，宫体全部脱出于阴道口外，如拳头大，色红如杨梅。直肠脱出比拳头大，亦色鲜红如杨梅。有较多分泌物附着，两个脱出物之间的会阴体Ⅲ度陈旧性撕裂伤，可容半个拳头，以致两个脱出物可相互触及。证属湿热下注，治当清热除湿，以四逆四妙加减：柴胡10g，枳壳30g，赤芍15g，黄柏15g，苍术10g，苡仁24g，瞿麦15g，木通10g，茵陈15g，琥珀末10g，六一散20g，煎水内服，日一剂，另以土茯苓30g，野菊花30g，生大黄15g，黄柏30g，煎水外洗。加减用药各10余剂，子宫未再脱出，唯大便干结时直肠脱出。嘱注意生活调摄，保持大便通畅。

2 自感腹内脏器下垂案

吕某，女，29岁，工人。1984年8月6日初诊。主诉：自感腹内脏器下垂2月余。2月多前，身孕9月，用小力后早产，产后数日，幼婴夭亡，悲痛不已。此后即渐觉腹内脏器下垂，逐日加重，屡经补中益气汤及生脉散加味治疗无效。症见面色萎黄，略显浮肿，倦怠乏力，气短纳差，口苦干但不欲饮，大便稀溏，小便微黄，舌质正常、苔薄黄微腻，脉细略滑。妇科检查未见异常。思虑再三，当系湿热为患，以四逆四妙加减治之：柴胡10g，枳壳30g，白芍15g，黄柏15g，苍术10g，苡仁25g，土牛膝15g，车前仁12g，鱼腥草30g，益母草18g，甘草5g，共服6剂，诸症悉除。

湿为阴邪，重浊下流。《素问·太阴阳明论》谓：“伤于湿者，下先受之。”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又谓：“因于湿……湿热不攘，大筋软短，小筋弛长，软短为拘，弛长为痿。”所举两病例，即为湿热病邪下注，阻滞气机，气机升降失常，筋肉收缩功能受制，弛长痿弱，提掣无力所致。方用四逆四妙加减治疗，以四妙等药清热除湿，利湿缩筋；四逆等药理气行滞，调畅气机。诸药合用，使湿热得去，气机调畅，升降复常，筋肉痿弱得除，收缩功能正常，提掣有力，各证告愈。由上可知，攘除湿热，可备为举陷固脱之又一法门。

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（四川 610072） 夏泽芳

成都中医学院（四川 610075） 李耀光

方和谦谈《伤寒论》治喘诸方运用

方和谦老师是北京名中医，临证近50载，颇有医名。先生幼承庭训，兼崇仲景之学以及名家学说。用药经灵，立方简赅，疗效卓著。他对仲景学术理论进行过